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4年7月20日 星期日 第523期 |

新民晚报

| 责编: 赵美 视觉: 黄娟 编辑邮箱: zhaom@xmwb.com.cn

B1



在纸上开拓人文 马家辉

◆ 顾文豪

图 东方 IC

数十年 专注写作且笔兴浓酣

出身媒体世家的马家辉，因为父亲任职报社总编的关系，自小就熟悉稿纸铺开搁笔作文的场景，也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写稿生涯。香港专栏的写作环境要求作者有提笔即来倚马可待的本领，但数十年专注于此且笔兴浓酣，怎么说都必然有一份心意与热诚在。而我妄自揣测，不喜无谓社交，甚至不惯交游到有点孤僻的马家辉，恰恰是借写作与观影实现自己一点点分身化身的愿望吧。

写散文游记时的他多情而细腻，以情人之眼观照世间总总。长沙街头含着槟榔的湖南男人活脱脱是一台“会走会动的汽车小引擎，但不喷烟，只喷味”；韩国的海鲜市场，惹他注目的不是男子精湛的磨刀和切鱼技艺，却是男子之妻一旁的崇拜眼神；最喜在中国各地吃路边摊，要是夜里买吃更佳，因为中意“灯下的热闹”，中意“灯下的人脸”，那简素白炽灯散播的阵阵暖意驱走的是“所有累积下来的妒恨与阴寒”。如果你留心，你会发现马家辉的游记其实很少写风景，似乎最牵惹他思绪的永远都是不同场景中的不同凡俗人物，而又最中意交臂而过的陌生生命的短暂停驻，这点看他拍的照片即可知。这些有意无意撷取的图文镜头，与其说透露出异地风光，毋宁说更多是马家辉本人的心灵走光。

据说他最讨厌坐飞机，几乎每次长途飞行都要给自己喂下两粒瞌睡药，好在沉睡中忘却飞行的劳苦与不适。可为什么憎恶飞行，却仍旧经常合家出游？我相信，见过如许多大场面的他应该不再是为了一饱眼目，他大概并不认同也并不执拗单纯的“家”的概念，旅行看似去到陌生的异乡，谁说又不是逃离束缚、拘囿、牵制、压抑我们的所谓的家？换句话说，旅行和写散文，让在不同工作频率间切换的马家辉可以有更为纾缓而自得的节奏，何况每回出游，在他身边的总是他的妻和女儿。

换到写时评政论的马家辉却又极高杆挺特。有些人或许对他误会，不管是普通读者，还是学界友朋，大多只晓得书写生命灿烂瞬间的马家辉，却不知道每周写长篇时评政论的倔强而富胆气的马家辉。若你只欲羡慕马家辉纸面风云，横议香港时事，那你未见得知道他为此付出的代价——要不畏权贵。自小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自家小孩亦生于斯，长于斯，看到各种看不过眼的人事，马家辉从不选择畏首畏尾，或是世故圆到，而是敢于出来讲话，还要讲得响亮。讲得响亮，看似容易，其实无意间会牵扯人事。这其实也是最考验言说者胆气的地方。听说当初曾荫权三次邀请马家辉去家里喝咖啡，他亦不给面子。因其觉得两人喝过咖啡，见面三分情，日后写文章批评都难。任何写批判文章的人，都必须保持一种距离，方能笔下无顾忌。

马家辉简介

马家辉(1963年-)，生于中国香港，湾仔长大。传媒人、专栏作家、文化评论学者，熟悉他的都叫他“马博士”。他有学院派的深厚理论根底，也有传媒人的开阔视野，更有文人的笔墨功夫。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，《明报》世纪版和读书版策划顾问(同为该报专栏作家)。



2011年，马家辉在南京举办读者见面会



7月16日，第25届(2014年)香港书展首日，马家辉出席“名作家讲座系列”活动

香港书展 重要的幕后策划

熟悉香港文化圈的人都知道，马家辉还是香港重要的文化推手。以我对于香港文化的了解，文化，在他们那里，好比味精，沦为烹制那无味的文化意见米糊汤时放的一点调味料。

在香港，在这商业律令发达的地区，他们早就心知肚明从事文化工作的艰辛与荣耀。蜗居高楼一隅，兀自敲打键盘，注定敌不过各种花边头条也注定不知何日无米炊，反倒催逼出摒挡浮华浮漾粹华的句字手工业，谁说沙漠里开不出文化的花？

马家辉就是这般一个不知疲累的护花人。1997年1月，他和妻儿还住在台北大直。春节前的一个晚上，一家人散步回家，电话响起，是高信疆先生从香港打来，高先生在电话那头说，“你一个香港人，在台湾干吗啊，来《明报》工作吧。”隔天早上，他便坐上了返港的飞机，到《明报》任副总编辑。两个月后，3月23日，创办了《明报》副刊“世纪”，举凡评论、小说、诗歌、漫画、随笔，在在皆有，务求百花齐放，心心念念要“在报纸上开拓人文”。

是的，在报纸上开拓人文，不知今日可还有多少媒体会这般想这般做。至今，“世纪”走过十多个年头，即便再忙，马家辉仍旧每篇稿都看，每张图都把关。总算不负初心，“世纪”真真是香港的文艺之花，也妍丽，也清隽。

近年的香港书展，马家辉亦是重要的幕后策划。作为书展大使，推荐好作者参加书展，并不时到内地各主要城市巡回路演，为香港书展造势。文化人做事时易好高骛远，往往只有可说性，而无可行性。马家辉不然。我很认同他对书展的定义，是一次社会情绪的表达。书展抑或有更高的文化祈向，但最切实的目标则是唤回社会的读书氛围。因此，我们不必急着要求书展多么高端，相反参加者越多越说明民众对于阅读这件事是认同的，我们也不必排斥书展上五花八门的图书，相反越是纷繁不可胜数的出版市场越说明阅读拥有更完整的面向，我们更不必对书展作秀嗤之以鼻，相反这促使我们实际思考多元的文化环境究竟怎样形成。

我不敢说马家辉对于香港书展有多深远而重要的影响。但至少我看到作为某种程度上书展代表发言的他，从不以个人好恶为准，也看到他早年的社会学学习经历转换成一种眼光，时刻尽力发扬香港的多元文化价值观，不让任何一种声音成为所谓的主流。

如果真要有点什么的话，我倒真心期待那个西装笔挺白衫清静加上一双轻便跑鞋的马家辉，何日能真的出演一部电影。当年他几乎有机会和舒淇演对手戏，却因主持龙应台的讲座而落空。如今我诚意希望哪位导演慧眼相中，即便只有几分钟，相信那都是一个“暧昧的瞬间”。

今夏第25届香港书展如常在湾仔会议中心举行。开展第三天下午两点，由马家辉主持、作家金宇澄和导演王家卫主讲的名家讲座现场火爆，大家都想听听同为“上海人”的作家金宇澄和王家卫共同讲述《繁花》和上海的故事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画面。“繁花”在香港异地茁枝，或许是因为香港人中到底有不少老早的上海人，他们来听上海的故事，也是来听香港故事的另一种讲法。讲座当中，马家辉居然拿出一杆烟枪，打趣说要假扮上海人，王家卫见之，笑说，以烟枪代表上海，是一种误解。我知道，马家辉的本意是想在一个书展讲演的场合，作为主持，要尽快让现场热闹起来，让读者专注起来。就此而言，我总坚持认为，马博士是最好的书展对话的组织者。

就我自己来说，知道马博士，当然是因为《锵锵三人行》。说的什么早已不记得了，只记住了一个词，马博士，以及，当然，还有马博士本人。黑西装，不配领带，着白衫，微敞领口，蓄须，讲话是粤语国语混杂，声音斯文温和，间或配合言语的手势适度而收敛。容我招供，那回我真的对马博士说什么不很感兴趣，只是望着电视里的他出神冥想，原来写字人里头还有这么好卖相的呀。

从不介意 是否与他人意见合拍

大概是《小团圆》挖掘出土那一年，三地热捧之际，《外滩画报》想在复旦大学办一场关于《小团圆》和张爱玲的讲座，嘉宾即是马家辉和止庵，媒体请我居中联系场地安排讲座事宜。止庵先生此前已认识，一听还有马家辉，遂当即答应。

坐在贵宾室的马家辉，一边擦拭他的眼镜，一边与止庵轻声聊天。记得是在聊他的终身偶像——李敖。止庵是不喜欢李敖的，当即表明立场。马家辉倒并不无悦，仍旧边擦眼镜边说着李敖自费为台湾著名报人、《中国时报》前副刊主编高信疆延医诊病的故事。坐在一隅的我明白他的意思，那个在媒体前嬉笑怒骂的李敖其实更多是一个表演性的李敖，私下的李敖更温情也更侠气。彼时我并不措意李敖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问题，相反是马家辉讲话时自始至终的平和让我印象深刻。日后见到好几回类似场面，才晓得他从来不在意他人的意见是否和自己合拍，当然，他也不会介意自己的意见是否跟他人合得来。

当晚止庵讲得较多，马家辉不讲话的时候则掏纸笔做记录。我很少看到公开讲演或对谈，一位嘉宾会认真听另一位的发言并不时笔录，马家辉是唯一的例外。讲演中，他有一语深得我心，在他看来，《小团圆》里头的人事几分真几分假并不要紧，很可能张爱玲借文学将她半生中的重要人物，不论善恶大小，悉数招拢来做一回纸面上的“小团圆”。我边听边点头，现实生活已然各奔东西甚至泰半凋零，何况有些人确实少见一面比较好，大团圆从来说来好听做起来难堪，还是躲在字纸间凭吊往事小小团圆一下吧。马家辉这段关于《小团圆》的题解，一直令我印象深刻，对不对，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此言分明见出他对祖师奶奶的体贴与温情。